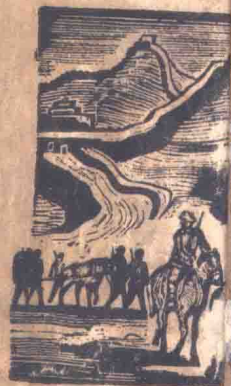


長征

25000里

(足本)

又名西行漫記



RED STAR OVER CHINA

長 征 25000 里

(中國的紅星)

實 價

外埠酌加郵費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譯
者

趙一平 王念龍
顧水筆 祝鳳池
史家康 張其章
合譯

斯
諾

發行者

啓明書局

四馬路三二八號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八年八月新四版

重版序言

錢公俠

本書初版於一九三九年，距離現在，已經整整十年了。這個十年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極大的轉變。社會主義已經抬頭，資本主義開始沒落。整個世界如此，中國尤為明顯。回憶本書初出版的時候，日本正在侵略中國，帝國主義勢力在兩個矛盾的堡壘裏同樣氣焰逼人。人們爲了驅逐侵略者，忍受着反動政治買辦經濟的壓迫和剝削。然而也就在這個時候，西北却有一顆紅星，在黝黑的天空中熒熒閃閃，照耀一角。一般人們不大認識它，反動派則儘量封鎖它，不能封鎖便儘量誣蔑它。十年以來，侵略者被打倒了，反動勢力經過一個迴光反照的飛揚跋扈時期，也跟着崩潰下來，而至於煙消雲散。反之那顆紅星則逐漸從地平線上熠熠上昇，已經成爲普照於東亞大陸的太陽，使需要陽光的人民大衆歡欣萬狀，使久在黑暗中作惡多端的魑魅魍魎不禁驚慌失措。

人人愛解放軍，人人對於解放軍的成就感到又快樂又驚奇。這分驚奇是可以諒解的。解放軍是憑着什麼能夠達到今日的呢？他們如此之驍勇善戰，不可征服，他們遭遇過無數次的攻擊，封鎖，還過幾乎不可抵抗的鹽荒，飢饉，疾病，瘟疫，以至於美國貨的飛機大砲和兵艦，而竟能一一加以克服，終於得到今日的勝利，決不是沒有來由的。在反動派統治之下，二十餘年來，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或者做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就有死罪，而且的確有上萬這樣的人被處決了。可是仍舊有千萬的青年，不顧生命的危險，在參加這個隊伍，來從事英勇的反抗。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鼓

勵他們不顧生死堅持這種政見而鬥爭到底呢？

解放軍的經歷和由來，是一連串難以索解的問題。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該將史諾這部『長征』細讀一過。這是二十世紀一個古老民族用血與肉寫出來的史詩，讀了這史詩，我們不但可以恍然於解放軍之有今日的所以然，而且可以欣然於認識這古老民族動脈中所流的新鮮的血液，以至於他的光明前途的必然。

我們今日將此書重版，一則以迎接解放的事實，一則以貢獻於所有解放了的人民大眾之前，用爲同聲的歡呼與號召。

一九四九年六月九日。

目次

第一章 尋求紅色的中國

-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一
-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七
- 三 大漢的子孫……………四
- 四 通過紅色的大門……………二四

第二章 赴紅都之路

- 一 被『民團』追逐……………三五
- 二 叛徒……………四一
- 三 賀龍特寫……………四九
- 四 紅色伙伴……………五五

在保安

- 一 蘇維埃的巨頭……………六一

二	共產黨的『基本』政策	七一
三	論對日戰爭	七九
四	共價兩百萬元的許多腦袋	八九
五	紅色劇社	九五

第四章 一個共產黨員的來歷

一	童年時代	一〇五
二	長沙時代	一一七
三	革命的前奏	一二八
四	國民革命時代	一三五
五	蘇維埃運動	一四一
六	紅軍的生長	一五〇

第五章 長征

一	第五次圍剿	一六三
二	整個國家的遷移	一六八
三	大渡河上的英雄	一七三

四	通過大草地·····	一八〇
---	------------	-----

第六章 西北的紅星

一	陝西蘇維埃的開始·····	一八九
二	死亡與捐稅·····	一九四
三	蘇維埃社會·····	二〇〇
四	貨幣的解剖·····	二〇九
五	生活在五十歲開始·····	二一六

第七章 到前線去的途中

一	和紅色農民的一夕談話·····	二二三
二	蘇維埃工業·····	二二九
三	『他們唱得太多』·····	二三四

第八章 在紅軍中(上)

一	『真』的紅軍·····	二三九
二	彭德懷給我的印象·····	二四六

三	爲什麼變成一個紅黨	二五一
四	游擊戰的戰術	二五七
五	紅色戰士的生活	二六四
六	政治集會	二七〇

第九章 在紅軍中(下)

一	紅色陶工徐海東	二七九
二	階級鬥爭在中國	二八六
三	四匹大馬	二九三
四	回教徒與馬克思主義者	三〇一

第十章 戰爭與和平

一	再談四馬	三〇七
二	『小紅鬼』	三一
三	實踐中的『聯合陣線』	三一八
四	關於朱德	三二六

第十一章 回到保安去

一	途中所見	三三七
二	保安的生活	三四二
三	蘇俄的影響	三四六
四	中國的共產主義與共產國際	三五一
五	告別紅色的中國	三五六

第十二章 回到白區

一	叛變的序幕	三六三
二	蔣介石的被扣	三七二
三	蔣張與共產黨	三七九
四	『針鋒相對』	三八九
五	破鏡重圓	三九五
六	未來展望	四〇〇

第十三章 旭日上的暗影

一	論日本的戰略	四一五
二	紅軍的迎擊	四二四

目次

三	游擊戰爭的展開·····	四二九
四	不可征服的中國·····	四四〇
五	日本財政上的危機·····	四四九
六	中國戰略的展望·····	四五七

第一章 尋求紅色的中國

一 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

在我僑寓在中國的七個年頭裏，曾經有許多人向我提出問題，其中最難回答的是關於中國紅軍蘇維埃以及共產運動的問題。一般好事的黨人們，極願意回答你的，因為他預備着一大串製成的答案，隨時可以提供給你，惜乎這一串答案是很難使人滿意的。因為他們這些答案從何而來的呢？他們既然沒有親自到過紅色的中國？

其所以不能回答的原因是，那紅色中國的經歷是世界上各民族中最神祕最難索解的一篇史詩。事實是如此的，那些天國的紅軍的所在地是世界上最上人口最多的老大國家的中心，他們在那裏奮鬥了九年，在這九年之中，他們的所經所遇，外界無從知道，因為他們與世界之間，有一道比石建的堡壘還要堅固的防線，這一條防線就是新聞封鎖線。一座由幾萬敵軍造成的活動長城始終包圍着他們，所以要進入他們的區域，是難於上青天的。自從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國第一蘇維埃在湖南東南部的茶陵地方成立以來，從來沒有一個人自願穿過這座長城，再回出來把他的所見所聞記載下來。即使是最最簡單的幾個問題，也是言人人殊的。有些人竟根本不承認紅軍這件東西的存在。他們以為就是有的也只是幾千飢餓的土匪而已。又有些人不承認有所謂蘇維埃的存在，以為那不過是共產黨的宣傳作用，是憑空虛構出來的。然而另外對於紅軍表同情的人，卻極力稱頌紅軍和蘇維埃。

埃，以爲若要解除中國的一切禍患，非他莫屬。在這樣絕對相反的言詞中，要使一般求真理的人得到真確的報道，是難乎其難的事。這裏有一串沒有回答過的問題，是凡關心東方政治和它的劇變歷史的人都要感到興味的。

中國紅軍是不是一個有主義的馬克斯革命者集團，經過一種統一的綱領訓練過，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指揮的呢？如果是的，那末他們的綱領是什麼呢？共產黨方面自命其鬥爭目的是土地革命，是反帝，是蘇維埃式的民主，是民族解放等等。而南京方面，卻說紅軍只是由「知識匪徒」所領導的一種新式流寇和匪賊。究竟誰對誰錯？還是雙方都對的呢？

在一九二七年以前，共產分子是正式得國民黨容許合作的，但是就在同年的四月，著名的「清黨運動」就開始了。於是共產黨員，以及無組織的過激知識分子，上萬有組織的工農分子，都被當時的右派政變領袖加以大規模的屠殺。從那時起，要做一個共產黨員，或做一個同情共產黨的人，就有死罪並且的確有上萬這樣的人被處決。可是仍有上萬的青年繼續冒險做這樣的人。有數萬的工農兵與知識分子加入了紅軍，和南京政府的軍事獨裁相對抗。這是什麼緣故呢？究竟有什麼強大的力量可以催迫他們不顧生死要堅持這種政見呢？究竟國共兩黨之間的根本爭點是什麼呢？

總之，中國的共產黨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團體呢？他們和別國的共黨或社會主義者有什麼相同之處，什麼不同之處呢？而且各人所要問的着眼點也不同。一個好奇心重的遊歷家所提出的問題，是他們是不是留着長鬍子，他們喫湯的時候是不是有唧唧聲，是不是在公文皮包裏帶着用土法製造的。至於比較要求真的人，則問他們是不是「道地的」馬克斯主義者。他們有沒有讀過資

本論和列寧的著作，他們有沒有真正社會主義的經濟計畫？他們是史太林派，還是托洛茨基派？或者兩者都不是？他們的運動是不是世界革命之一部？他們是不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或者不過是「莫斯科的工具」而已？抑是不是抱着爲中國的自由獨立而鬥爭的大願的民族主義者？

紅軍的戰士們戰鬥得如是之長久，如是之驍勇善戰，而且——各種膚色不同的觀察家都已承認了，就是蔣介石將軍自己的部下也已暗中承認了的——如是之難以征服——他們到底是怎樣的人呢？誰使他們那樣戰鬥的呢？誰支持着他們的呢？什麼是他們所倡導的運動的革命根據呢？他們之如是難以相信的頑強，究竟是怎樣的希望，怎樣的目標，怎樣的夢想，驅使他們的呢？——說他們難以相信的頑強，是和另一方面的中國的妥協態度比較而言的，因爲他們曾經經歷了無數次的戰仗，受過無數次的封鎖，遭到過鹽荒，飢饉，疾病，瘟疫，而最後演出了那不朽的六千英里的「長征」，歷過行省十二，衝過國民黨軍隊的截阻數千重，結果終於得到勝利，在中國的西北方造成一個強有力的新根據地。

他們的領袖是誰呢？他們是不是曾經受過教育的人，是不是對於一種理想，一種觀念形態，和一種學說抱有熱誠的信仰？他們是社會上的先知先覺，還是不過是徒然爲着生存而鬥爭的無知農民？例如那毛澤東，他是南京名冊上的第一號「赤匪」，曾經懸賞二十五萬元緝求他的首級，或是活擒他的，他到底是怎樣的人？那個價值如是之高的首級，究竟有一些什麼東西在裏面？或是如南京官方的公布，毛澤東真的已經死了嗎？又如那朱德——被稱爲紅軍總司令的——他的生命在南京看來有同樣的價格的，究竟是怎樣一個人呢？還有那個二十八歲的紅軍戰術天才林彪，他的著名的紅軍

第一集團軍是從來沒有喫過敗仗的，他也是怎樣的人？他是從那裏來的？還有其他許多紅軍的領袖，屢次報告說是死了，可是後來又在報紙上重現，絲毫無恙的在指揮着新的軍隊和國民黨對抗，他們又是些怎樣的人呢？

九年以來，紅軍對於比他們優越萬分的軍事集團對抗而造成了驚人的紀錄，這究竟應該作何解釋呢？沒有南京方面所可以利用的大工業根據地，大砲、毒瓦斯、飛機、錢以及近代技術，而紅軍勢力如何能夠依然生存，並且還擴大起來呢？他們所用的是怎樣的戰術？這些戰術是怎樣學習得來的？是誰教他們的？是不是他們中間有俄國的軍事天才在幫助？誰在主持謀略，不但勝過了南京派去的那些國民黨司令，並且勝過了蔣介石以重金禮聘來的外國軍事顧問們（這一個軍事顧問團是由曾經做過德國希特勒國防軍領袖的西克脫將軍領導的）。

中國的蘇維埃是怎樣的那些農民們支持它嗎？假使不，它是什麼組織起來的？紅軍在他們的佔領區域內將「社會主義」推行到怎樣的程度？為什麼紅軍沒有佔領大都市？這是不是就可以證明紅軍並不是一種由真正的無產階級領導的運動，而根本只是一種農民的反叛呢？總之，在中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還停滯在農業時代，工業狀態即使不患小兒麻痺症，也還是穿着嬰孩的衣服，要談「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是怎樣可能的呢？

又，紅軍是怎樣穿怎樣喫怎樣玩怎樣戀愛怎樣工作的？他們的婚姻法律是怎樣的？婦女是不是如國民黨所宣傳的那樣「公有」的？所謂中國紅色工廠是怎樣的？紅色的劇團是怎樣的？他們如何組織他們的經濟財政？他們的公共衛生、娛樂、教育以及「赤色文化」是怎樣的？

紅軍的軍力如何？真如共產國際宣傳刊物所誇說的有五十萬人嗎？假使是的，他們爲什麼奪不到政權呢？他們的軍火是從那裏來的？他們是不是有紀律的軍隊？他們的士氣怎麼樣？他們的軍官和士兵的生活真是平等的嗎？假使蔣介石將軍在一九三五年已宣佈南京已經「根除了赤禍」，那一九三七年時紅軍佔有了中國在軍事上最有利的西北的一整塊比以前更大的地面，這事實又將怎樣解釋呢？假使紅軍真的是完了，那末日本對中國提出那著名的廣田三原則，爲什麼有一項說要南京加入日德的防共協定，以「防止東亞的赤化」呢？紅軍是真正反帝國主義的嗎？他們真要對日抗戰嗎？在這戰爭中，莫斯科會不會幫助他們？或者如那著名的胡適博士經過敏地對他在北平的與奮學生所說的，他們那種熱烈的抗日口號不過是一種把戲，要博取大衆的同情的無辦法中之辦法，是一班惡化漢奸和匪徒的最後呼聲，這是真的麼？

中國共產黨運動在軍事上和政治上的前途是怎樣的？它的歷史的發展是什麼？它能成功嗎？這種成功對於我們有什麼意義？對日本有什麼意義？這巨大的轉變對於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們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它在國際政治上在世界歷史上會得引起怎樣的變化？它對於英美及其他各國在中國的巨大投資會發生怎樣的影響？實在，紅軍有沒有「對外政策」的？

最後，共產黨倡導的在中國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停止內戰，是什麼意義？

在非共產黨的觀察家裏面，竟沒有一個人能夠對這些問題給以可靠的正確的回答，或是根據親身的觀察而作一些事實的報告，這似乎是很可笑的。因爲這個故事在一天一天的增加它的興味和重要性，而且所有的新聞記者也差不多都已承認這是中國絕無僅有的故事了。然而我們對於

這故事的知識却又如此之貧乏，因為在「國軍區」裏要和共產黨人接近，是萬分困難的事情。

那些頭頂上懸掛着死刑的共產黨人，無論有禮或是無禮的地方，都是不肯自己承認是共產黨的。即使在外國的租界裏，南京也僱用着一批薪俸很高的偵探在那裏工作，其中所包含的，竟有如吉文斯（O. Patrick Givens）那樣機警的人物。他是從前上海公共租界英國警務處裏偵緝赤黨的探長。探長吉文斯每年要逮捕到幾十個共產嫌疑犯，年紀大都在十五歲到二十五歲之間的，這一些犯人由國民黨的當局從租界裏引渡過去之後，便是監禁或處決。到了一九三四年，他的大功竟然爲南京當局所賞識，贈給他一塊彩玉勳章，並且一筆可觀的現金特賞。可是他不過是受南京僱用以偵探中國過激青年的許多外國偵探之中的一個而已。

我們都知道，要想知道一些紅色的中國實在情形，唯一的辦法是跑到那裏去一趟。但是我們總是推諉着說「沒有法子去」，也曾有過幾個人嘗試而失敗了。於是大家相信這事是不可能的。大家都以爲進入了紅區裏去之後是不能夠再活着出來的了。這就是多年反共宣傳的效力，因為在中國報紙之受檢查與統制，其嚴格程度是不下於德國或意大利的。

後來，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裏，我的一個中國的密友，帶給我一個關於中國西北政治局勢的可驚異的消息——這一個局勢後來竟造成了蔣介石將軍之被禁西安，以及中國現代史之全部轉變。但是與這一個消息同來的另一個更重要的消息乃是有一個方法可以進入蘇區去，並且要立刻就去。因為那機會是千載難逢，萬不能交臂失之的。我於是決定下來，要嘗試去打破那有了九年歷史的新聞封鎖。

我此去的確是有相當危險的，不過後來新聞紙上報告我的死——「被土匪所殺」——未免太誇張了一些。但是這許多年來，那些受津貼的本國報紙和外國報紙，正充滿著關於紅軍的恐怖故事，我那一番前去當然是沒有什麼可以鼓舞我的確，除了一封給蘇維埃主席毛澤東的介紹信之外，我實在一無所有。我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找他。要經過些什麼艱險困難？我不知道。但是在這多年的國共的戰爭裏面，千萬條生命已經犧牲過了。那末以一個外國人的頭顱去換取關於這事的所以然的知識，還有更值得的事嗎？我自己也知道這樁事情是和頭顱有出入的，但是我的結論是，這代價並不太高。

在這樣興奮的心境之下，我出發了。

二 到西安去的慢車

正是六月初頭的時節，北平城裝飾着綠色的春之花邊，它那無數的楊柳和古柏，使得那紫禁城成了一個奇異迷幻的地方，且在那許多陰涼的園子裏，要相信那些宮殿的金碧輝煌的屋頂之外，竟還有那勞苦、飢荒、革命和受外國侵略的中國，似乎是不可能的事。那些飽食終日的外國人住在他們自己那精緻的地面裏，享受着威士忌酒和蘇打水，馬上球，網球，和閒談，竟可以快樂得全不覺得那大城市靜默絕緣的城牆外的人間脈搏——有許多人確實是如此的。

然而，在過去一年裏面，就是北平那樣的綠洲裏面，也已被瀰漫在全中國的鬥爭空氣所侵入了。日本人侵略的威脅，已經惹起了民衆的大示威，特別在那些被激怒了的青年。就在那時的幾個月以